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言為詩對天與買志南史督

今案蓋今與下味如對寫難長外洲與玉翠林亦異

一丁字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

郊祠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

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何頌

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

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

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為似相如者帝薦

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為郎一歲作繡

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  
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  
從取方言僕以故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  
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驚謚何以言先君云  
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邪草大夫并細細論王則  
故師甘泉丁字身清服之或五尺奏甘泉想對  
於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存子不如識  
一丁字出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  
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  
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為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

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  
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  
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徙三舍之謬同史記  
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明光  
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都  
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又曰  
老奴不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  
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

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  
 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  
 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  
 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爲一處顛  
 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爲去病用事  
 甚疎鹵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  
 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  
 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喪予之子戈汝

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  
 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之說  
 爲當則是漢已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遮反凡  
 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馮驩歌曰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髡禳田之  
 詞曰蟹堞者宜禾沲邪者滿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  
 觀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殺維何魚鼈鮮  
 魚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周易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  
 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  
 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  
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為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陳  
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自旁  
作車為戰陣字而今魏漢間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  
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為大其  
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文只作隋今  
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  
壘字用三日合作壘新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  
東漢碑壘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畢下從口據

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  
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  
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之劭字從刀南  
朝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為召刀遂改刀為力漢人  
洛字書雜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土  
行土水之母故去佳仍用水帛字或書作紙蓋古者  
以縑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剉故布擣作紙故其字  
從巾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

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  
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  
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  
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茶即今之茶不知  
茶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  
苦菜之茶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  
者乃茗茶之茶也正萑葦之屬惟茶檟之茶乃今之  
茶也世但知蘭茶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蓑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  
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為浣谿沙曰新婦磯邊  
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兒錯認月沉鉤青蓑笠  
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  
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  
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  
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僕觀權德輿詩亦曰新婦  
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  
人不止顧況

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  
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歔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  
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  
用此意也

###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  
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  
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  
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

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  
是分明以簿事為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  
岑羲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於製邑又以栖鸞事為  
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為證  
邪

### 紕繆皮傳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紕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即為紕  
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考禮部韻  
紕篇夷切繆壞也僕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  
發起紕繆注紕粟不成諭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

人言所得膚淺為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篡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初非為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歿者繼路唐美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

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歿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為言非虛語也予美自傷以有用之才放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時政如此為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歿山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或者乃曲為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鬢甚矣僕又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



武帝破南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  
無一生者後遂不復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敝  
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  
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  
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  
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  
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

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  
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徇公輔國  
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為  
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  
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  
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  
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  
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為所傾如  
此史又謂貶華為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  
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為江州刺史在任

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章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遁鬼誅是時先大中末

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

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夢考之帝紀夢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卽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為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解而擊秦軍旣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僕謂

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矣暇他恤哉觀其借箸  
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  
其功德為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  
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  
功為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  
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  
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  
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  
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暲  
暲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  
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  
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  
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  
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  
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食酒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  
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  
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  
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

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  
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  
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  
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  
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  
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  
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為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  
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  
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  
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偽  
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  
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又大業拾  
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祜濬陔祜虐用其民  
百姓惴慄呼麻祜來以恐小兒轉祜為胡又南史載  
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為名至今畏小兒  
啼語曰劉胡來啼輒止又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麻  
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緝  
素雜記止得二事

傳說刑人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  
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  
約中代之以假其質是爲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  
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已失  
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  
指傳說也賈誼鵬賦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  
注曰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爲相師古注不辨  
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爲刑人矣且

傳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傳巖銘亦  
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袞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  
丁卽祚蓋已如此言矣

誤以翟公爲方進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矣唐翁  
綬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以  
翟公爲翟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翟公一出處  
不知前此嘗有是語鬻子曰禹一饋而七起曰吾恐  
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  
廷門可設爵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長洲吳曜書  
顧鈗陳環刊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長洲王楙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偽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為莽也兩字名不為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

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又有如荀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為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轂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為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為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徇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

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氎毼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若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

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  
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為信然漁隱自  
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  
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  
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  
迭之文云云又卷之四  
又卷之四鄭氏詩箋正木香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  
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  
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竝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  
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詈先祖為  
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為人乎何忍使我  
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  
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  
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  
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  
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

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我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鞮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歿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鞮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鞮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鞮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鞮銘有曰羅鞮羅鞮

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鞮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鞮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鞮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為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而為馬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此見漢

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為言歐陽詢藝文類聚  
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為的對往往不究其義  
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  
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  
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  
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  
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彘孫彘孫  
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

耳當為仍非耳字也考方言聾之初生謂之鼻人之  
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然則鼻  
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為始祖似未為是凡人孕  
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  
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為是近觀漫錄亦  
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霸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  
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  
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侯

公濟太上皇鴻溝之危謚曰安國君曾祖黼封明統  
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  
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  
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  
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云十八代祖凝自  
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  
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  
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  
凝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  
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

神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爲有王佐  
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  
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  
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嘉  
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  
歎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  
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  
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  
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  
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

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

表選名儒君為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剥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朞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郟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塗君為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

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撫出以資閱史者

### 漢人規戒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祿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楊惲既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子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

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遠為都護其子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既貴而天下士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及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

###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為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為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

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為本音而單姓玉者音宿如後漢玉況乃姓宿爾鼉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為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風俗記合云園公彭祖姓錢名鏗據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錢字音翦只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

呼如胡嶧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苻符二姓

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文改為苻符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為符璽郎以為氏故苻堅之姓從艸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為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瑞多從艸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苻節者蓋古者皆通



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干祿書曰從艸者為  
姓從竹者為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  
乎不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崑東坡以鳳尾諾對虎  
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  
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卽工諾者猶言  
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  
往往誤以為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 蘇州

蘇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域至周為吳至秦漢為會稽  
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  
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為是郡其任甚重至後  
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為吳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  
地亦未為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但兼有杭  
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  
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為秀州其隸於蘇  
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  
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

為巨鎮為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况嚴朱之在漢統  
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  
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為  
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混  
然也

###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  
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即位鑄唐國通寶大  
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元宗即  
鑄也

###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煖熱名  
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  
潘妃之女闈豎共營殺羞云為天解菜正其義也

### 二迹

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  
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  
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麩以斤兩為斗

今麩以二斤某兩為斗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  
麩以三斤四兩為斗

吾丘壽王論

容齋哀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鼂董賈馬之徒凡  
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  
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  
姑撫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甚  
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  
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

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  
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  
南極朱厓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  
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  
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既并海內  
以威力為王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  
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誅誦之誅十餘年滂沱  
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  
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  
惟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

略焉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初造文辭終以  
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  
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  
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  
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不聞有他製作謂  
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長洲王楙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  
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  
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  
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  
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  
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  
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

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於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

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胛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胛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胛為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胛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胛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胛胛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為孰為正也然胛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為孰之時似不相遠至胛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胛論詩在雉膏羊胛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為彭寵為奴所

縛謂妻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為將軍則知蒼頭奴為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謹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為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為公益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為也此亦稱子為公陸賈子何嘗為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溷汝為也曰公曰汝竟不知

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為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為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

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為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喏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沖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況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

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狐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為露圭角似失延年之

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為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為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為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



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為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為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為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

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為釵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為不同

### 陳簡齋詩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為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

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熒熒有以見憲宗卽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為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霽霈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况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臯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班詩皆以如臯為地名用知此誤非始

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  
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  
侍臣曰吾旦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  
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  
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  
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  
如是之踈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為姓  
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

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  
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  
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  
讀為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已  
見為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  
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為吾非東坡自為已義  
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  
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

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爲己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

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欽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欽欽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

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  
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  
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  
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  
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  
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  
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  
明滿地金釵細以為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  
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為金釵松葉比之金釵  
者謂架上月照映則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  
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為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  
竹影金瑣碎之語所謂金瑣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  
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為然韓偓詩  
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  
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  
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  
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橋之  
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祐正  
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  
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臯橋烏鵲  
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  
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  
知吳中自來多植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竝曰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優劣  
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  
繡亦雕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  
作委巷間歌謔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尚巧似  
體裁綺密情喻淵淡動無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  
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  
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  
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  
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  
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為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開後訛為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隗囂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即此也後訛為訐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為始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為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後訛為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

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

鴛匹蟻三事

毛詩弁彼鴛斯鴛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鴛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鴛斯失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為鴛按廣雅鵠鳴鶩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為鴛何待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龜蠃郭璞謂靈蠃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允字林大龜似狷不知似狷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曾鳴者有以胃鳴者蟻蓋胃鳴

之蟲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  
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顛頤臧頤  
涕唾流沫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  
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  
其流四也衡重錙銖續微影撇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敘  
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  
賦而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  
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  
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  
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  
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  
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頤備五色而多青光  
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  
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



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寔窳帝乃桔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實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螻蛄取後世譏為勤學者之誚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長洲吳曜書  
延舜卿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王楙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愴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為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愴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

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  
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  
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  
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淡花睡去高燒銀燭  
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  
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  
足以芙蓉睡足事為西施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  
臥醉芙蓉之語二十四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  
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  
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擎天勢  
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  
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為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  
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  
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叅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

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  
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  
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  
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丹陽尹  
建康令竝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  
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赤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為洛  
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  
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  
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  
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  
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  
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  
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  
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為中尉督司  
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  
使畏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  
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俯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銀注紫衣擎  
許渾詩橘邊沽酒半壘空元微之詩櫓窾動搖妨客

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  
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  
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祐詩歸來不把一文錢  
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  
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  
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  
曰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  
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  
文章竝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陰鏗何  
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僕謂沈  
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  
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  
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  
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  
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間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  
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於拆用間

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僕觀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間平徐陵啓有間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藺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作陸尚書誄鴈行攸序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鬱爲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

五柳之類是也

###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螽蟻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

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  
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  
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十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  
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邃致  
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塗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蝶粉塗黃都褪卻注  
蝶粉塗黃唐人宮妝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眉  
資蝶粉幾時塗額藉塗黃知詩餘所注為不妄唐花  
間集卻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塗黃交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耀矮金壺肯持送按莎殘鞠更傳柘注詩者  
但知按莎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耀矮則引玉篇注  
曰耀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  
謂耀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  
為耀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  
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一水護田將  
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邁  
詩亦曰按掌蕉葉展新綠從便桃花舒小紅

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已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狙儈狡猾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虓言其專愎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譌為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急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為信然

###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應瞻上疏薦韋泓曰伏

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備濟  
 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祕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  
 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  
 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  
 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  
 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  
 封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  
 尚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  
 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  
 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  
 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虵食遮反如魯直詩  
 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  
 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  
 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  
 人昨人則病名曰獺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  
 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  
 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夢岐王以十四年夢薛王以二十二年夢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夢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歿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葢紀其

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為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祐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祐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祐詩云云一述明皇時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祐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顏瑩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

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女尚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圖籍今屬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為身後計歿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祐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歿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祐歿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祐經涉十一朝也計歿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祐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花叢談惟知祐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算子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

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  
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  
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  
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  
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  
郎與子為媼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  
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歿矣悵然為賦此詞坡蓋  
借鴻為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  
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  
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  
漁隱謂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  
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  
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  
旁坡語豈無自邪

在人賢識其大

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  
音今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  
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  
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溝洫志多  
見而志之是讀識為志也論語亡之命矣夫亡訓歿

而楚王蹇曰蔑之命矣夫蔑訓無是以歿亡字為有  
 無字讀矣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  
 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  
 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為婚姻字用矣論語風乎  
 舞雩詠而歸後漢仲長統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  
 堂之上是以風字為諷字用矣論語遠佞人李繪曰  
 近追飛鳥遠事佞人是以遠離字為遠近字呼矣周  
 易君子道長長字傳咸韓退之等詩竝作平聲協是  
 以生長字作長短字呼矣毛詩唱予和女和字本去  
 聲讀鮑昭高唱好相和作平聲押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  
 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其闕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對此古人錯綜  
 文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曰是昆吾稔之日  
 也後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  
 也為漢患者同一句法

葺輯

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世言修葺祖此  
 語也又前漢朱雲折檻上曰因而輯之注輯與集同

補合之也僕考周禮葺屋參分注七入反劉音集知  
葺輯一意

大小言作

晉梁間多戲為大小言詩賦郭茂倩雜體詩集謂此  
體祖宋玉而許彥同謂樂府記大小言作不書始於  
宋玉豈誤也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鯤鵬螭螟  
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  
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剥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彌  
望皆白或者咨嗟謂不知何以知此僕讀前漢天文  
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  
月剥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為弭飢之具是以  
庾信謝賚米啓曰剥榆皮於秋塞掘蠶鼠於寒山掘  
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葺善  
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前  
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  
記知其為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黃耳二

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  
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  
懼禍及改名華遜去胡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  
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  
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吳曜書  
李煥李燦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王之楙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  
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翽  
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  
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衰周非其時而  
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  
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  
皇者耳黃霸所指鴝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

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為其罕見且艱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竝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

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為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為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撓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栢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

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栢此如晉人裁裁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武妃碧綃蚊幃幃音疇禪帳也正蚊幃之義元稹有舊蚊幃詩蚊幃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舍



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柏直是口尚  
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

齊已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  
人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  
宋玉風乃作反聲或者謂平反一意僕謂中酒之中  
從反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  
反齊已祖此

不用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

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  
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  
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  
氏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  
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聞矣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問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  
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  
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  
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為無之然出

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為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為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醮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

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闌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即

用一印無煩改作仰禪天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  
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內中羣官每與天子如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  
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  
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  
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  
百世之下猶為之憤惋況當時乎士空今聖賢之

諡文與正

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已單諡

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復諡文正則有如  
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諡文者十  
九人單諡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  
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諡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興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  
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為之顛頽羸室之自絕於  
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  
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  
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為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

無所預而元輿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  
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  
元輿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  
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  
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  
內監自寫金花紅榜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  
人通寫金花榜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  
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為千秋節可見

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  
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  
其難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  
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  
詞甚切想禹難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  
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為詔光遂  
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剗胎桀紂之主乃行  
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

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為念  
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  
回然一聞是語甚為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  
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  
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為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  
刻為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  
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  
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

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  
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  
以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  
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  
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睂取陵中物不能減半  
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  
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  
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  
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  
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炳然載諸史

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  
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  
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  
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  
矣然而沈炯賦曰吐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  
若儉而無隙羸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  
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  
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  
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  
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  
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紜如此

###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為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  
相以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  
功第二為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為上右  
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為左丞相以王保為右丞相  
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  
左為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  
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為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  
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

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  
自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  
荒注卽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  
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圻人民  
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  
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  
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  
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

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  
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  
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卽位以後頻遭元  
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竝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  
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  
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  
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為有驗  
矣

###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贏葬此正

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嬴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廡題漆中者梓棺榘椁貧者畫帛衣袍繒囊緹橐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歿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敝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彊誇送歿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歿至於殫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下宅兆者即為元龜然能知水之



六里客叢書卷之三  
十一  
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歿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能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歿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修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廢太子歿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

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為重戮其害已者大用其愛已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歿後已屬意於鈞弋之子矣鈞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

之後湔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寘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鉤弋之子此武帝繩墨自出於胷中絲豪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史記載此則曰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甯成傳曰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謂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史記則曰如束溼薪李

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竇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